



録

口仁3
70
1





門仁3
 號 70
 卷 1

春臺先生讀損軒先生大疑錄
 筑前貝原損軒先生博學洽聞海內無比生平
 所著書已刊行者凡數十部皆有益於斯世其
 未刊行者猶有數十部云蓋先生少學程朱之
 道以篤實之性竭力專精至老弗怠其所造寧
 淺乎哉及晚年忽疑二氏之言有異於先聖之
 道反復思之不得其解卒成大疑所錄且二萬
 言分為二卷名曰大疑錄先生謙恭未敢示人
 由美子善少逮事先生幸得見之因寫而藏之



言一英金
及子善之再遊東都也。予與之有舊。子善嘗見我祖來先生。而問古文辭焉。祖來亦善視之。今祖來亡矣。子善視吾二三兄弟。有加於往日。則猶以祖來故也。於是予就子善。而求一見大疑錄。三請乃見。許予。而後得借而讀之。始知損軒先生信程朱之道。如斯其篤。而疑之如斯其大。先生所疑者。自周茂叔著太極圖說。以太極本無極。主靜立人極。二程朱氏繼作。盛唱理氣心性之說。其言曰。性即理也。曰。有天地之性。有氣

質之性。曰。理氣二物。曰。身有死生。性無死生。曰。一陰一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是道。曰。明德虛靈不昧。曰。天理冲漠無朕。且教人靜坐。此皆老佛之道。非我聖人之道也。又茂叔所云。無極而大極。伊川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並釋氏之言。二子取之以發明易道。非當行也。諸如此類。皆古聖人所弗言。而宋儒言之。此損軒所以大疑之也。夫損軒以宋儒之徒。而能疑宋儒。誠竒士也。然特疑之而已。未能排之。且其所論

辨猶在宋儒範圍之中、推尊孟子、以配孔子、加
故、則未能及洙泗之流也、夫仲尼之道、至子思
而小差、至孟軻而大差、所以差者、與楊墨之徒
爭也、軻之道性善、其實亦苟且教導之言耳、軻
急於教導、不自覺其言之違道也、宋儒又不知
軻之違道、以為軻實得孔氏之傳、遂以其書配
論語、迨其解性善之言也、不能不置氣質而別
說本然之性、所以謬也、夫仲尼教人、不以心性
理氣、心性理氣之談、胚胎於子思、萌芽於孟子、

而後長大於宋儒、則與佛老同其歸、何足怪哉、
今損軒雖能疑宋儒、而未能疑孟子、則其所疑
宋儒者、何以釋哉、易自有易之道、不可以常道
論之、宋儒未始知之、損軒亦未之有見、則其所
疑宋儒者、何以釋哉、佛之與老、其道相反、猶冰
炭不相容也、其有相似者、恃其末耳、宋儒之道、
倣佛者十八九、倣老者十一二、今損軒疑宋儒、
概以為老佛之遺意、亦未深考也、夫六經者、仲
尼所定、昭昭乎如日月之在天、孔子之言、如規

言大英錄
三
矩準繩是故凡天下之道照之以六經臨之以孔子之言則其是非邪正可立而定自子思孟子不能逃其過差之罪况其他諸子乎而况後世諸儒乎然諸子毀仲尼者其非易見宋儒似而非者其非難見自非善讀孔氏之書而深信仲尼之言者未有能排宋儒者也雖損軒猶坐是爾悲夫雖然損軒之疑宋儒由博覽故也何少其晚哉若天假之以年必有所發明焉豈徒疑之而已哉近世朱氏學者流謂仲晦賢於仲

尼非朱氏之書弗讀所讀不過數部書則何從生疑哉若然者終身不覺悟所謂醉生夢死者也豈不哀哉由是觀之損軒之疑宋儒可謂天誘其衷也純之少也亦讀程朱氏之書弱冠見程氏二性之說而竊疑之又因讀易及禮記而得舉錯字乃覺論語朱氏之解謬自是遂大疑宋儒卒至排之然後仲尼日月無復雲霧之蔽余生而見之是幸也已余故沾沾自喜以為得天之寵靈豈不然乎予觀損軒先生其學不可

及也至排宋儒予無畏於先生云

讀大疑錄終

大疑錄卷之上

筑前 貝原篤信 著

仙臺 大野通明 校

聖人之道上古雖有繼天立極之人如其教法未有
之聞至唐虞而有精一執中之傳敬敷五教之命是
可為立教之權輿而後歷夏商周三代而其法漸而
備然未得其詳明至孔子而大明孔子之道孟子得
其正宗發揮之而為詳蓋天地之氣運自萬古以降
逐時漸變故人文之開亦隨焉而不息雖唐虞三代

之聖世然人文未能一時開盡必有待後世是自然之理然則自今而後至百世亦當逐時漸開而不息孟子之後歷漢唐斯道之傳將絕如綫至宋諸君子輩出繼之而復有可觀者焉如二程朱子傳註解說之功可謂大矣蓋孟子之後雖豪傑之士多矣然知道立教之人但當以二程為最其次則無如朱子雖然其德未及聖人其學亦恐未至聖處然則後學之人於二程及朱子固可貴也可信也然如其言論恐不與孔孟合者亦多矣不可比並也學者於其同異

得失虛其心平其氣而精慮之詳擇之而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則可也古人曰學者覺也覺悟所不知也故為學之道在解疑開迷是以學以能疑為明以不能疑為不明故朱子曰大疑則可大進小疑則可小進不疑則不進然疑有邪正精思不得已而疑者正也妄疑者鑿也不可為正

○宋儒之說以無極為大極之本以無為有之本以理氣分之而為二物以陰陽為非道且以陰陽為形而下之器分別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以為二以性

與理為無死生是皆佛老之遺意與吾儒先聖之說異矣學者不可不精詳明辨也且論守心法曰主靜曰靜坐曰默坐澄心體貼天理以靜坐為平生守心之工夫是皆偏于靜而不能時動靜即是禪寂習靜之術非儒者之所宜言也且論心體為虛靈不昧論天理為冲漠無朕此佛老之遺意與孔孟之所教異矣凡宋儒之說固是祖述於孔孟又有不本乎孔孟而出於佛老者學者不可不揀擇去取夫宋儒之排斥於佛老極謹嚴而何以外道為祖述如此邪是皆

愚之所以疑惑而不能解也

○秦漢以來之載籍我不知若干部其中好書固多不可枚舉然而義理純正而不雜論說廣博而明備學者之得益無窮者無如朱子之書故天下之理於其中求之而不得者鮮矣譬如入廣肆之中而探求有用之物無所求而不在其中吾曹幸生于朱子之後而得窺其書可謂有無窮之幸又罔極之恩也故吾亦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蒼龜

○孔子之後傳聖人之教而學到至處者特孟子一

人而已矣。蓋由有三幸也。一曰以其命世之才也。二曰其生也近聖人之世也。三曰其所處近聖人之居也。孟子之後周程張及司馬，並是賢哲有功乎斯道之人，而程朱之所傳最得其正。其學術亦比之諸儒特廣大精詳，可為後學之模範。故孟子以後程朱之功甚高矣，而朱子之功最大矣。然則孔孟之後唯此二子誠可以為知道之人，學者之所當為宗師也。

○陸放翁跋朱子易註云：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固守一家之說，未為得也。放翁此言，可謂得古人為

學之意也。

○為學者惟宜不敢自信而篤信其師，是為善也。然而人非聖人，雖賢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偏僻之誤，譬諸日月之明，不能無浮雲之蔽，明月之珠，不能無瑕類。是以雖賢者其論說廣博之中，必有駁不能盡粹美者，然則不可無取捨乎其間，而信其可信者，疑其可疑者，乃可以為擇善也。擇善而後固執之，而可也。苟不擇善而欲固執，恐不免蔽塞偏僻而已。且天地之間，只理最廣大無窮，雖大賢非一人所可能知。

能言故古人雖街談巷議亦取焉狂夫之言復擇焉
蕩蕩亦詢焉者欲廣聞多觀而止至善之地也是以
雖舜之大知好問察邇言舍己從人且詢于四岳闢
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聖人至公無我之心亦恐有
所壅塞於自己之聰明也淮南子曰同不可以相成
必待異而後成後漢劉梁曰夫事有違而得道者有
順而失義者是君子之所以好讜言也然此與道不
同不相為謀其旨大異吾所謂異者謂殊塗而同歸
也非如異學不同歸也

○予自幼年誦朱子之書尊其道師其法服其教然
於其所不解則致疑思而審擇未嘗阿所好是欲俟
他日之開明耳

○聖人作六經夫聖人之言為萬世之模範可信而
不可疑就中易書是精微之極六經之蘊奧萬世之
龜鑑是不信也孰可信也

○一陰一陽謂之道兩一字是一氣之動靜一為陰
一為陽循環無窮之謂陰陽之流行往來迭運而不
息之妙也竊謂聖人以一字加于陰陽之上是必有

尚教案再言一者以不兩
儀已分全賜並行也夫重
一則二分二則一故一極生二
儀並之則兩重之則二所以
兩字明不分二字而冠兩物
蓋全賜已分則其行也互
並離合錯綜變化莫不
也兩一字斷明其所之而不

相涵二可辨宋者也所謂
極數知來之謂

深意不加所以二字而意自足矣夫聖人之言萬世
之信也不可疑况易中此一句天下義理之大本不
可有一字欠闕而加之以所以二字乎恐是僭率之
事所謂畫蛇添足

○道是陰陽之流行純正而有條理之謂是陰陽之
本然不紛亂者理是氣之理理氣不可分而為二物
且無先后無離合故愚以謂理氣決是一物朱子以
理氣為二物是所以吾昏愚迷而未能信服也

○聖人於易再言以陰陽為道嗚呼聖人之一言可

為萬世之信不可疑也况丁寧告教乎

○朱子曰身有死生而性無死生李退溪自省錄亦
曰氣有生死理無生死夫朱子之賢李氏之學其所
說不容有差然而予之昏愚於此等說未能通曉故
於此姑述臆說記所疑如左以後識者之開示是亦
欲就有道而正之意耳竊謂人身氣聚則生焉氣散
則死焉性者人所受天之生理也理者氣之理也非
有二也苟身死則生之理亦何處在耶蓋人身以氣
為本理即氣之理故生則此理在矣死則此理亦亡

矣故無身死而性存之理有此身則有此性無此身則此性亦隨而亡無所寄寓譬如水火有寒熱潤燥之性而水火既竭熄則其寒熱潤燥之性亦隨而亡尚何可存耶

○性即理者非性字之正解也中庸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命便是人之所受之謂性是為正解性字不用他解而足矣孟子曰形色者天性也亦是以容貌所稟受言性也孔子子思孟子之說性也其意相通而一也俱以所稟受而言稟受之外更無性孟子說

性善者指稟受之本然而言之理一之謂也或曰如桀紂為至惡復有弑父與君者如子越椒生則有豺狼之聲苟以其氣質之性言之則不可繫乎為善何可為相近乎予曰如桀紂子越椒隋煬帝之輩固是性之惡者然天下之理有常有變善者是性之常也惡者是性之變也其變者極少不可為常是何有害于以性為善乎蓋如桀紂之性惡者億兆之中一人而已不可為常也今夫人之於飲食也好甘惡苦者人之常性也然千萬人之中有惡甘而好苦者是不

可為人之常人生之有惡者亦如此然則天下古今
之人雖有賢愚不同然為性相近者同是可為善也
○羅整庵立理一分殊說是簡要之言不要分析而
發明性字愚謂性者一而已矣不可分天地氣質之
性為二其理一者言性之本然其理一也同是一也
性之雜糅其分殊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其分殊者稟
二氣之生質各殊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是以上智
與下愚不移氣質者性之本義以所受天而言之天
地之性亦是所稟受之本然非有二性然立二名者

恐嫌有二性不如以理一分殊說之易簡而無疑惑
也蓋本然者則是氣質之本然也氣質亦是天之所
命非有二性譬諸水其流動盈溢且滋潤者水之質
也其清者水之本然也其質與其清者非有二也
○古今天下唯有一夫子若伯夷柳下惠雖有高世
之節行清和之聖德不能無隘與不恭之病所以不
及夫子也况不及夷惠者乎如宋儒之於孔子亦然
雖稱有繼往開來之功而不能無偏僻蔽固之病同
異得失之差故其說間有與聖言睽違者亦當然之

理也故程朱雖賢哲豈可得與孔子同班乎然則於其說也學者亦當知所取捨也

○人非聖人雖賢者多有偏曲故其學識性行亦必有通有塞有所長有所短其所通必開明其所塞必固滯故讀書之法雖賢者之言復當要有揀擇去取苟偏信而不疑恐不免有蔽固昏迷之失然則學者之於先儒也當信而信當疑而疑則可也苟於其取舍也平正而無偏僻則可謂善學也後世之學者往往阿所好偏陋主張之病多矣

○竊謂太極陰陽道器理氣心性之說萬古一源千聖一道五經四書無不同條共貫蓋古今互相祖述而言者所以無異同也孟子沒後歷漢唐至于近世舍古學而偏言新學者往往不能無與先王乖戾雖豪傑之士其立說不免有偏異學者之所宜精擇而取舍也蓋有言聖人之所未言而當道者是聖人所說之餘意而上下同流者也其有與聖人所言條貫不同者是可為異說然則雖先賢之言苟有與聖人之說不同者不可不擇而審之

○明季之儒士、誹議宋儒之說者、往往夸己自高、賤程朱如奴隸、或以為異學、為非聖人之正派、自以為高出乎其上、可謂方不知其量也。譬諸諫人者、亦須含蓄有餘意、苟罵詈誹謗、訐以為直、以小過為大過、失禮甚矣。雖言粗有理、然聞諫者忿怒而不納、却為拂戾而不悅、此不知諫人之道也。後儒之議宋儒、亦猶是、不知所以言也。况其言不當理者、多乎。此言之不艱、而所以言之者艱也。

○與人議論學術之是非、大率與諫人一般。卒爾誹

議者、欲信己而屈人、是小人逞勝心、而自是夸人、輕薄之事。非君子忠厚之道。假令其所說粗有理、然有諍氣、則聞者不從矣。善導者、以誠意為主、辭氣從容、不迫、和平、婉曲、而語明、意暢、故聞者信從、是忠告善道也。凡與人議異同者、不要勵氣抗論、須氣象從容、言語婉曲、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能動人。蓋人不直、則道不見。雖然、不欲強誹謗其過失、只須要含蓄而有餘味、只欲理之直而已、不可欲我說之勝人、而爭以口舌也。苟吾所言輕卒、而好勝欲上人、則不能使

人信服却為人所忿戾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國語曰惟善人能為盡言然則只善人而可與言苟非善人而言是失言也

○聖人者百世之師也孟子有功乎聖學者繇循夫子之道而不違也宋儒之說苟本乎孔孟之說而源流相同統紀不異同條共貫者是誠發明其道也所當依據也苟不本孔孟而無統紀其源流不同而別立異論者亦往往有之雖賢者之言不可曲從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苟欲知學術之異同得失者亦當如此蓋聖人與賢者自有輕重有長短雖先儒之言苟有不同條共貫則不可槩乎枉從矣須要胸中有權度而後知其輕重長短也然則宋儒雖賢哲不可與聖人同班恐不免有出入若夫自宋季以降至元明曲學之士往往有阿諛于朱子而與聖人乖戾者可謂無權度也凡後儒之阿諛于朱子而為雷同者習而為風何耶此豈可為善學朱子者乎

如宋季以後學者尊信程朱者固好然蔽固者不知有聖賢之別故同異得失不能取捨乎其間以宋儒之說與聖人之言為一樣者雖背戾于義理不為患只恐不合于朱子是以委曲遷就而雷同從諛者未免阿所好耳是後世之學者習而為俗也

○宋季學者往往拘其所聞私其所好不本乎孔孟之正宗別立門戶不免於一副當習熟纏繞可謂所蔽固之深也是以其說與孔孟所立之教往往齟齬者多矣學者無主張於彼說而虛心思之則知鄙言

之不僭妄然而如曲士束教之輩其蔽塞深矣苟不能洗去其舊見而來新意則此弊不能改而終身必昏迷於此

○君子之道本自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由不艱深也易從則宜行而有功是以從者多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蓋孔孟之教下學之工夫本自易簡而易知易行如此如其上達則下學之功至而後所自到之效而

己此與佛氏之學務好高遠而欲一超直入者異矣。後儒之為說亦往往艱深高遠故為難知難行之言。與孔孟之本教異矣。

○孔門設教也以孝弟忠信為本以學文力行為學。平易如大路然雖愚者易知易行漸而真積力久而極其趣則致高大而極精微是下學而上達也。宋儒之學以大極無極為致知之先務以靜坐澄心為力行之先務以支離破碎為文學之先務是乃高遠艱深細末無用之事以難知難行無用不急者為先與。

聖門之所立教以孝弟愛敬文行忠信為先務者異矣。故其所為教高深艱險所以為難學難行而不易入也。後世學焉者厭苦之而難進者由此也。

○凡此等之疑議可與聰敏通明博達平正之人語不可與蔽固昏塞曲學偏僻之士論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失言也。

○凡博覽古人之書其妄信者為蔽也因不明妄疑者為僭率狂妄只信可信疑可疑是通明之士之所為乃為學良法有識見者如此曲學蔽昧者之所不

能也。蓋人非聖人，誰無過。故雖先賢，其學術有與孔孟不同條共貫者，而其言往往有與聖言相戾者，不可不審擇也。

○論語孔門之所立教，萬世之標準，古今之法則也。不可加損。如宋季世諸儒之說，其分析過于詳審，其議論過于高遠，蓋其所分析甚詳細，然愈詳細則愈支離，不能渾融而會通，是以為紛擾而却蔽昧，與孔門所教異矣。蓋聖人之教，自有大道而平易，非崎嶇小嶮也。苟分析大過，則迷曲嶮邪途而不能造大道。

此由與孔門所教不同也。

○宋儒之說，往往與聖人不同。易以一陰一陽為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可見陰陽之流行，正而不變者，即是道也。非以變亂者為道也。故聖人未嘗以理氣為二物。然朱子以為理氣決是二物。孔子說性相近，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又曰：性善。此言稟受之本然，同受天者，本無有二性。孔子子思孟子，其立言無不同。蓋性相近者，言性善之中，其稟受雖有高下厚薄賢愚不同，其所稟皆有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以人之生也秉彝之性皆有之
故曰性善是以天下古今之性不相遠故曰性相近
蓋天下古今之人只有一性不要分拆於天地之性
與氣質之性其天地之性亦豈非氣質之稟乎苟非
氣質則何處稟受天性乎氣質之性亦豈非所受天
地者耶然則氣質之性亦是天地之性耳不可分而
為二故孔孟未嘗說二性不分拆天地與氣質而自
分明蓋性者便人之所受天之名董子所謂性者生
之質者為庶幾矣蓋論性之本源則同善也是為一

本論其末流則為萬殊然堯舜之性與衆人之性為
不異者恐非是何則堯舜自有堯舜之性衆人自有
衆人之性其所受不同不可混為一性蓋物之不齊
者物之情也所以有萬殊也夫性者受於有生之初
者也天之降命也固是善其初無有不善是一本也
然既成之而有性則其初受氣時自有清濁厚薄之
不齊一既稟受而在人身則各一定而成性故聖愚
之初自不同宋儒示人欲其詳審故以理氣為二物
且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為說所以分拆大過也

只孔孟之言性不分拆而其理自明孔子謂相近者性善者之相近也故孔孟之說性不可為有異蓋不分拆而其理明也是便所以渾融之勝于分拆也凡後世為說辭者與孔孟之源流相同則可也苟與孔孟之所說源流不同而別為異則不可也夫天地之開物發微以漸是氣運之勢自然之理也故事固有古人所未言而後後世者堯舜之所未言而孔子言之孔子之所未言而孟子言之孔孟之所未言而宋儒言之者多矣宋儒之論說與孔孟源流相同而發

明孔孟之說者是宋儒之所以有功于聖門也而其
中亦有與孔孟所言源流不同者以無極說太極以
理氣為二物以陰陽為非道且以陰陽為器為有天
地之性氣質之性說性善之言曰性即理也之類此
皆與孔孟之本旨不同其源流不相貫通者也學者
於宋諸先生無阿諛偏主之私意而公平其心而觀
之則庶乎看其有異同矣

○說經如訓義之有小異者無害于道此猶可也如
宋儒說理氣說無極說道器說性道類皆是義理之

根源須要與聖言無小異。苟於此處有所齟齬，則雖先正之成說，不可阿諛曲從。須以聖言比較之，而知其異同也。蓋不正則道不著也。

○朱子曰：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篤信竊謂朱子斯言，以吾愚觀之，則不能無疑。何則？苟以聖人為依據，如七十子之輩，則固當如此而可也。程朱雖賢哲，其純粹至善，無偏無黨，恐與聖人不同。若衆人主其一門，私其一說，則恐不能廣覽公聽，而或有固陋寡聞，蔽塞於聰明之患，又恐偏僻之士，不

免有阿諛曲從為黨，以同伐異之私，是區區之疑惑，所以不可解也。

○後學固不蔑視於昔賢，輕議於先輩，是後學之所當戒也。但雖古人，未嘗無少過失。然則是是非非之際，不可有毫髮假借阿諛之私也。

○夫初立言者，雖賢哲或有未詳盡。如程朱之言，間有與聖人異條貫者是也。苟自後世而論前人，則雖中材亦可能焉。是所以後出者巧也。然則雖後人所議，又有不可盡廢者。

後輩之於先賢其高下淺深大小廣狹誠不可同日而語也故吾輩之尊信先儒也固當厚重然先賢之於前聖亦豈可無高下偏正之同異邪然則雖先儒之成說又須取與聖人之言不相乖戾者而信其可信者疑其可疑者要在審擇之而已矣

○古來時運之變替日漸赴繁華而未已此澆漓之世所以斲喪其本實也古今天下之時勢世態自不能不如此是以經世之道為學之術須媿媿以去其繁衍反其本實為要務不要因循于其世運變遷之

時俗為可也孔子生衰周時論以繁文為君子以質實為野人孔子欲從其先進者蓋厭其繁文而欲反其質實也孔子時尚為近淳古然其世運之變替既如此况後世澆漓之時益失質實而日趣繁華乎秦漢以來時運漸變遷世道益煩擾方今世學者之居世當以質實為本亦且稍稍順時宜苟背戾于時宜者非居世之道也

○宋儒學術其所發明逾于漢唐也遠矣然其議論漸傷紛擾其訓詁益煩其註解講說極廣博逐時枝

葉彌繁衍支派益分拆至後世則汎濫流蕩而忘反
是以本實日斲喪後儒之於此學也不能奮發興起
而改舊習者滔滔皆然焉故不能融會貫通而自得
之雖有名士只隨時俗而不能改舊習而就本實然
則後世為學之道須要奮起而改舊習省繁細而反
本實遏鑿碎而就渾融益不可無隨時制宜之道也
是即聖人從先進之意後學之所當仰嚮也鄙意如
此君子以為奈何耶

○程朱之為賢哲也豈止為其學問見識之高明而
已哉抑其道德制行之正大亦並可為宗如明李異
學之輩輕侮於程朱而誹議者亦併其德行而蔑視
之也夫為學而不知先儒之造詣不尊有德而妄貶
議自為夸高此不能為君子儒而甘為小人儒也可
謂不知人又不知己也昏愚之至也

○朱子之豪雉以繼往聖闢來學為志故經說議論
條分縷析極細詳以惠來裔不借後儒之煩說而足
矣是後世無窮之恩也故其說既精細繁衍後儒效
其繁衍而雷同分拆紛紛未休然其所說繁多者唯

多言重複而已不能發起其餘揮雖有之無所補無
之無所缺且不能變改其舊習然則朱子沒後英俊
之士二三輩所發明之外諸儒雖隱默而效啞啞亦
可也

○朱子極排斥佛氏用其力至矣盡矣蓋嘗出入乎
佛氏而深造其道也宜乎其闢之之盡其精微無餘
憾也然其平生所論之中復間有與異學相同者何
也是恐自大極圖說之中來也其尊信周子之至厚
恰如尊信聖人然故併非其所作者而信之蓋此書

也雖周子所實作亦是初年之所見非終身之所執
持也觀於通書之中無無極之說通書之言與圖說
不類且二程全書廣博之中亦不說無極而可知而
已矣

○宋儒諸君子皆是賢哲其學術性行超越于人漢
唐諸儒之所以不可及也然其說與佛老粗近而可
疑者亦多矣大凡人自非聖人則不能無偏僻譬之
雖日月之明不能無陰翳雖明月之珠不能無瑕類
邵子曰天能生而不能養地能養而不能生火能烹

而不能沃水能沃而不能烹天地尚無全功水火何
由有全能愚謂天地尚無全功况賢哲豈可無偏僻
乎然則宋儒之學雖近純正然未能造聖人則其偶
有偏僻者亦其所也豈可必為無偏僻而盡信之乎
聖人之道誠大中至正其執德也為弘其為行為有
全功其下焉者雖賢者恐不能全備宋儒之學雖純
正亦未到聖處宜乎不免有偏僻也故其說往往有
與孔孟之教不同者以無極為大極之本以理氣決
為二物判斷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分之為二以一陰

一陽為非道以陰陽為形而下之器以所以一陰一
陽者為道以氣與體為有死生以理與性為無死生
以靜坐為常時工夫以主靜為立人極之工夫且以
孔子之說性與孟子之說性為氣質天地之異此皆
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

○東坡曰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蓋東
坡之學固非正不自知為邪說所移然其所言如是
便却是也然則豪傑之士偶有所聞于方外之徒而
間有偏僻蔽固之說者亦所不免也近世偏陋之士

以為宋諸君子之學與孔孟相埒而一疵不存萬善盡備焉者吾未知其可也然明季清初之書生妄譏議宋諸先生之學以為非孔孟之正傳者亦是異學之徒徧蔽昏塞之甚者非確論也

○明王陽明是天下之英才一時之人迷溺于彼學者滔滔皆是比之晉人之清談其害太過羅整菴與王陽明同時之人以陽明為非而與彼論辨可謂聰明英俊之人也羅欽順之學其說不阿于宋儒其言曰理只是氣之理又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竊謂宋儒

分開理氣為二物其後諸儒阿諛于宋儒而不能論辨只羅氏師尊程朱而不阿所好其所論最為正當宋季以下元明之諸儒所不言及也可為豪杰之士也如薛瑄胡居仁二子雖為明儒之首稱然其所見不及欽順遠矣

不又疑則盡矣夫天下之理不一而足之人也... 少時雜讀... 宋李以正... 雖其... 大疑錄卷之上

畢

